



辽阔之夏

□ 刘新昌

一入夏,你会发现,时间立马变得阔绰起来。凌晨四点,一觉醒来,天色已经米白。几朵白云,如朝颜,散漫地盛开在如洗的天幕上。远山近景,一派清新明亮的葳蕤景象。

从凌晨四点到中午十二点,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时间的针脚,密密麻麻走过十二个小时,天色仍然光亮如新。直到晚上八点左右,晚霞才开始慢慢隐退。这么漫长的白昼,真如苏东坡所说的那样,“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白昼一旦被拉长,最值得挥霍的就是时间,无论干什么,都有充裕的时间去琢磨,去精湛。

大学校友老胡,国字脸,古铜肤,体育学院“粗人”一枚,当初因为“资质差”,几次申请,才勉强加入校园文学社,没想到大学毕业二十多年后,当初

公认的最没潜质的人,却频频在全国纯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在全国公映,成为我校鼎鼎有名的大作家。省文联曾想调他去从事专业创作,他婉谢,笑着说:“我在银行上班,业余时间阔绰,写作上的时间不比专业作家少,但却比专业作家多一种生活体验。”

至今,他仍在某银行保卫科科长的位置上,挥霍着他夏天般阔绰的业余时间,早上五点至九点,或晚上七点至十点,雷打不动地坐在书桌前写写写。

夏天,也有阔绰的这种豪爽劲儿,要风?忽然就狂风大作,要雨?马上就大雨倾盆,要晒?立马就烈日当空。这种雷厉风行,这种迅疾变化,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生活中很常见。

碰到一小伙子,家里有“矿”,开着百万豪车,拿着高薪,在我们这群普通

阶层里“体验生活”。那时,他到处找人喝酒,顿顿“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后来,他爱上一空姐,不管不顾地陪着空姐坐飞机“玩儿”,一年后,抱得美人归。可世事难料,几年后,父亲破产,母亲病重,空姐远飞,他毅然扛起责任,从小铺面做起,五年后,连锁店开到十七家,现在,铅华洗尽,每天下班后,回家陪伴双亲。

夏季的阔,最终还是辽阔的阔。

从立夏到大暑,白天,一天天变长。站在时间的渡口上看,春花已落,秋果未熟,这个季节只属于生长。所有的动植物在心无旁骛地生长着,禾苗一天一个样,树荫一天天在变大,虫儿伸胳膊蹬腿见风就长,就连自然界的各种声音,仿佛也在长,从鸟叫,到蛙鼓,到虫鸣,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嘈杂,慢慢地,你会发现,世界越来越辽阔。

我越来越喜欢这样的日子

蓦然间,我越来越喜欢上了这样的日子
无论白天还是夜晚
跟在儿子的身边
他奔跑、嬉戏、撒娇、停歇
我也如此
他生病、委屈、哭泣
我才寸步不离
他仿佛拴住了我
很多的时候我可以溜走
做自己的事
但我总是失败
……

每一天都如此,睁眼、闭眼
我跟着他
他伴着我
像一对早出晚归的蚂蚁
终日把世上最温暖的阳光
搬进彼此的心上

(富永杰)

盛夏

耕田清空了野草
土地的心事依然繁茂
蟋蟀在石缝边缘摩擦翅膜
把月光震动成一堆露珠

雨丝弄乱了池塘的线谱
蝉躲还在柳树上化妆
藕根躺在家很空虚
走出来搔身一变成了莲蓬
内心即刻变得充实起来

河流一次次炫耀通畅
迷失的却水找不到来时的道路
乌云长时间不退回天空
高处爬满搬家的蚂蚁

盛夏跟随云朵的飞行方向
启动了所有的心跳
土地的毛孔开始渗出
但不完全因为炎热
涌出的也并非都是汗水和盐分 (周铁钧)

聆听记忆深处的回音

小河将清澈的温柔
注入大河壮美的怀抱
送点点风帆到八百里洞庭
又带着缕缕相思回到故乡

我们光着屁股在小河里戏水
将童年的黄昏嬉闹得热火朝天
我们挥动双臂在大河里横渡
将青春的节奏演绎得波澜壮阔

如今,小河早已干枯
尘封在荒山野岭
瘦弱的大河也已老态龙钟
载不动运行的风帆

无法被风帆带回的相思
沿着铁轨和公路返回故乡
晨光夕照中,总忘不了坐在河边
聆听记忆深处的回音 (正行)

一片云

别小看了一片云
到过的地方
一定有心心念念的向往

或者想在大地上
刻下飘逸的形象
或者要为龟裂的土地
铺开一片荫凉

绝不仅是因为风的顽皮
被动地淌满世界流浪
一片云邂逅了另一片云
合谋以雨的方式
到土地里种植生命和理想 (赵宽宏)

我想把我们的爱情种在黄土地里

乡下的表大爷说,种庄稼也像抚养儿女呢,你看那些翠绿的苗儿,多像一个纤腰的小女子,正在逗我们开心。在城市呼吸的我,已经很少见到这样素面朝天的女子。那些行走在街道上的城市女子,真实的花朵和心情,隐藏在厚厚的脂肪后边。

我放慢脚步,和表大爷一步步丈量着黄土地的温度,亲爱的,我想把我们的爱情种在黄土地里,一起接受阳光雨露和闪电雷霆,不知道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荆卓然)

萱草入画

□ 路来森



中国人喜欢“寓意于物”,而一旦某“物”,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也就特别招人喜欢——既入得诗,又入得画。

萱草,即是如此。

萱草的“寓意”,至少有三:一是鲜明的季节特征,二是“母爱”的象征意义,三是“忘忧”的寓意。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寓意,所以,不仅书写萱草的诗歌所在多多,以萱草入画的画作,也不少。

可萱草花,究竟是开放于春天,还是夏天呢?就现今的季节特征而言,似乎,南北方不太相同:南方,萱草花大多开在春天;而北方,萱草花则大多开在初夏。但在古人看来,萱草花,似乎总是被认为“春之花”的。

五代画家徐熙,画有一幅《溪岸鸣春图》:溪岸边,垂柳探出三两枝,婆娑而下,枝上一鸟,似黄鹂,引首而鸣;柳树下,黑石三两块,峻峭累累,错落分布,乱石丛中,蜀葵两株,红白两色,串串而放,哗然夺目;萱草三两株,花箭窜出,花朵蓬松于花箭之上,或含苞待放,或灿然盛放,其中一朵,则呈现出萎蕤状。

若然在北方,蜀葵、萱草,俱为“初夏之花”,可因为徐熙是南唐画家,所以,蜀葵、萱草,就自然作为“春之花”,开在他的《溪岸鸣春图》里了。

宋徽宗赵佶,画有一幅《腊梅山禽图》:

腊梅一树,主干,瘦枯而僵硬,枝条三五根,亦是瘦削而单薄,枝条稀疏,枝上花朵,亦是疏落之极,花,仅七八朵而已。七八朵花,散乱于枝头,萧寒之气,扑面而来。枝上,白头翁两只,一平卧于枝头,目视前方;一扭头回望,目光与卧鸟相呼应,左翅微张,作抖擞欲飞状。梅树盘根处,萱草(一说是“山矾”或“兰花”)两株,叶片纷披,花箭窜出,花,或灿然而开,或含苞待放,春意潇潇。画面左下角,则题诗一首:“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

很显然,腊梅和萱草,是不可能同时开放的,所以说,这幅画更大程度上,彰显的是一种象征(或“言志”)意义——春天的象征意义,赵佶对绘画一往情深的志向。可是,这幅画,实在是太过“清淡”了。白色,成为了主色调——白的梅花、白头翁鸟儿、白色的萱草花,甚至于连画面的背景,也泛着苍茫的白色——画很美,可让人观之,总觉得它其中,似乎孕育着一种“悲情的危机”。

上面两幅画,萱草的表现,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特点:作为衬景,在底处,与高处的景象,俯仰相望。萱草花,扎根于地面,颇有一点大地母亲的象征意义。

清人蒋廷锡,画有一幅《蜀葵萱草花》:

画面,别无杂物,唯蜀葵两枝,萱草一株,花开一朵。蜀葵,花色两种:粉红和深红。萱草,则只有花儿一朵,色为红色。整个画面,花开鲜艳,润色丰腴,饱满,喜气洋洋者矣。画面中,虽然萱草只有一朵儿,但花茎挺然,花开盛然,望之,真真是叫人“忘忧”也,忘忧也。

画萱草,最特别的,还是八大山人。他笔下的萱草,花形特别,寓意更特别。

八大的萱草花,常常只是一株或者一枝花,破空而出,无根无系,孤零零的一株萱草,独占整幅画面,傲然,倔然,特立。而且,八大山人画过多幅萱草花,但每幅画的样子,几乎都一样:花一枝,花朵四五,已开未开,杂然相间;叶仅四片,轻微弯曲,似人微弯的手指;从叶片中伸出的花朵,如从指间溢出,而开放的花朵迎风微笑,灿烂灼灼,如同向人示意。所以,有研究者就认为:八大的萱草图,重在写意,暗喻“佛祖拈花”的故事——佛祖拈花,迦叶微笑。

八大“小中见大”,正所谓“一树一菩提,一花一世界”也。

多肉花开

□ 孙邦明



办公室窗台上,那盆多肉——落地生根,忽然肥短的叶子上,生出簇簇的两瓣子叶来,姑且称它为多肉花开吧。它,像极了缩小版的菜畦里初长的茄子秧,鲜青盎然,给初夏的热烈和疲惫,带来了丝丝的清凉之感。

多肉植物,皆知耐旱。没想到落地生根,耐旱力特别惊人。忙碌时,十天半个月不浇水,它依然绿绿葱葱,丛中总是跃动着鲜绿,交替出葳蕤,看不到一丁点的四季轮转的律动。不动声色,安然宁静地陪伴着伏案工作的我。起身远眺时,窗前活动腰身,它才蓦然地映入我的眼帘,引起我的品味赏玩。

季节早过了花红柳绿,初夏它才悄悄地吐芽生绿。肥厚的老叶上,像是镶上一圈绿色的花边,立体的,交错的,不似平常草木老式的层层叠叠。整体审美,忒像乡村清纯女孩的秀发上,四周缀满一排小小的蝴蝶花结,俏皮可爱,让人心生好欢喜。

这盆多肉,来我办公室四载。时光荏苒,想当初,它被同事捧出来沐浴阳光时,被吾带着“窃花不为偷”的念头,顺手牵羊地请进了我的办公室。有人说,爱花之人,必是热爱生活的人。吾也热爱生活,平日还写写画画,办公

室如若没有花,没有草,那想必是一种不大不小的缺憾吧。这小家伙,在不是盆而是盂的小小天地里,竟然能存活两个月的暑期,不喝不吃,就是不倒下不屈服不枯萎。即使是漫漫的寒冽,长长的酷热,你离开时葱茏,归来时依旧是那么的盎然,不因外界的纷纷扰扰,抑或是春风化雨,远离喧嚣与繁芜,独自不急不缓地走过一个个的春夏秋冬。

花语如人事。工作或生活中,有的人默默地前行,有的人眼高手低,有的人台上台下各一套,有的人叫苦喊累,有的人光说不做,有的人不说也不做等等,众生百态,各有盘算。其实,世事无坦途,人生非一帆风顺,哪里有随随便便的鲜衣怒马?辛劳、委屈,还有苦难,常常伴随,不因抱怨、叫曲而减小前行的难度,不因盘算、耍嘴皮而烟消云散,一马平川。无数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那些淡然处世,不畏风雨,不念名利,默默地做好自己的人,最终才行走得轻松,行走得令人肃然起敬。就像这盂陪伴我多年的多肉——落地生根,植根于一隅,守护着芳心,葳蕤一室,为主人带来点点的轻松之意和一丝的感悟,便实现了它的一生价值。

且向内心觅清凉

□ 王军贤

艳阳高照的夏天,是气温计上一再攀高的数字,是此起彼伏的蝉鸣和蛙声,是老人手中频频摇动的蒲扇,是大街上舞动着的、时尚明艳的色彩,是劳作者脸颊上滴落的、金子一般的汗水……

漫漫夏日长,何处觅清凉?请捧起一本好书吧!行云流水的文字里,有竹林间的清风,也有幽静的山涧,有梦里的诗与远方,也有尘世间的平凡和琐碎,更有生生死死的爱与温暖……

潏热耐热的夏天,整个人变得慵懒和浮躁。不妨沏一杯上好的绿茶,当生命的绿意次第铺展,一颗浮华的心,开始慢慢沉淀……细品慢饮,茶不醉人人自醉,烟火日常的生活里,也有清香隽永的诗意。

整个夏天就像一条河,静静地流淌,漫无边际。这个时候,多么喜欢一个人待着。耳麦里,一首熟悉的旋律一再回放,想起一些熟悉的场景和话语,在无声地感叹里,把往事细细回味。此刻的氛围是安静的,也是柔和的……时光静好,心若止水。

奢望生如夏花之绚烂,更期待一场阔别已久的重逢。有朋自远方来,相逢一笑皆释怀。

厂院里有一棵梨树

□ 黄廷付

我是今年正月里才进的现在的这家纺织厂。刚进厂没几天,我就发现鱼池边竟然有一棵梨树。

那棵梨树格外地受人关注。从它刚开出白色的花儿起,工友们就天天谈论着它。我们每天上下班都从那棵梨树下走过,总会不自觉地抬头看看那满树的春色。日子一天天过去,突然有一天,梨树上挂出许许多多的梨蛋子。工友们再从那里路过的时候,总会在树下悄悄地说什么,而且说过还会发出一阵大笑声。我也不去打听别人说什么,每天依然抬头看看那些梨蛋子,我有时在心里猜想:老板为什么要在这里种一棵梨树呢?

等到梨蛋子长到鸡蛋那么大的时候,工友们就不再有在梨树下窃窃私语了,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抬头看着那满树的梨蛋蛋,他们的眼里满是欣喜,甚至还会在不经意间咽一口口水。只是这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并没能持续多久。有一天下班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大胖子拿着一根竹竿,在梨树下正用力地不断敲打着梨树,梨树下有几个女工,正高兴地跳来跳去,捡起那些不断掉落的梨蛋蛋,装进自己的围裙口袋里。一些陆续路过的工友,神情失落地抬头看着梨树,有的人摇摇头走了,有的人则小声嘟囔着,“造孽啊!梨子都还没长成就被敲掉,这么小的梨子能好吃吗?”

大胖子听了,也不生气,咧嘴笑着,“我们小时候在乡下,梨子不都是这么大就被我们偷偷地摘下来,吃了的吗?”

大胖子说着话,还从地上捡起一个梨子,在衣服上蹭了一下,就塞进了嘴里。那梨子其实

都没有他的嘴大,只见他没两口就吃完了。然后继续挥动着手里的竹竿,敲梨子。

第二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抬头看着梨树,又低头看看地上落下来的梨树叶,不由得叹了口气,转身默默离开。从那之后,我很久一段时间路过那棵梨树下的时候,都没有再抬头看过它,因为我怕看到它残败的样子。过了大概一个月的时候,天已经很热了,我在车间三楼西面的楼梯上乘凉。那是一个为了做应急通道而修的楼梯,基本上没人走,不过那里很凉快。我站在楼梯口,不经意间往下眺望着,一眼就看到了那棵梨树,而梨树的顶端竟赫然残存着一个梨子。那个梨子已经长得比拳头还大了,它在树叶的掩映下,若隐若现。我当时惊喜得差点喊出声来,赶紧掏出手机,拍下这最后的一个梨子。不知怎么的,看着那张照片,我心里莫名的有满足感。下班的时候,再路过那棵梨树时,我还特意抬头寻找着那个梨子,还好,从树下这个角度看,真的看不到。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班长。班长一听,也有些惊讶,她笑着说:“等我们上班的时候,你去树上把那个梨子摘下来,留着你自己吃吧。”

“这样不好吧,那是老板种的梨树呀。”

“哎哟,老板家里什么没有?他根本不会吃这种梨子的。再说了,他当初种这棵梨树的时候,只是感觉好看而已。”

“你说得也有道理哈。那等晚上,我把那个梨子够下来,给你吃吧。”

“嘿嘿。”班长捂着嘴,笑了。

